



共同的腳印



銷
同
的
脚
印

方霞

周
碩
寰

新
蕾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凤礼

舒同的脚印

周 硕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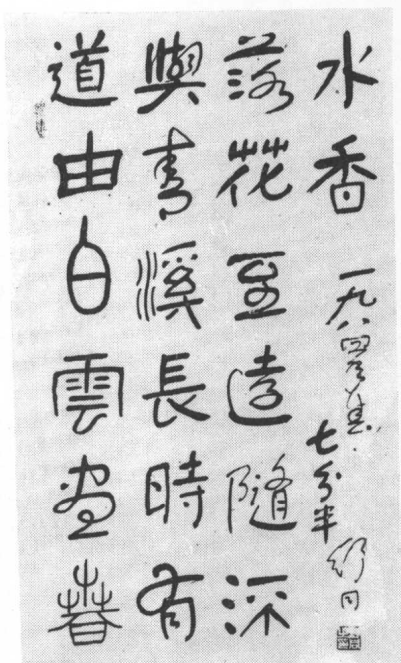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275 插页3 字数66,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100

统一书号：R10213·334 定价：0.64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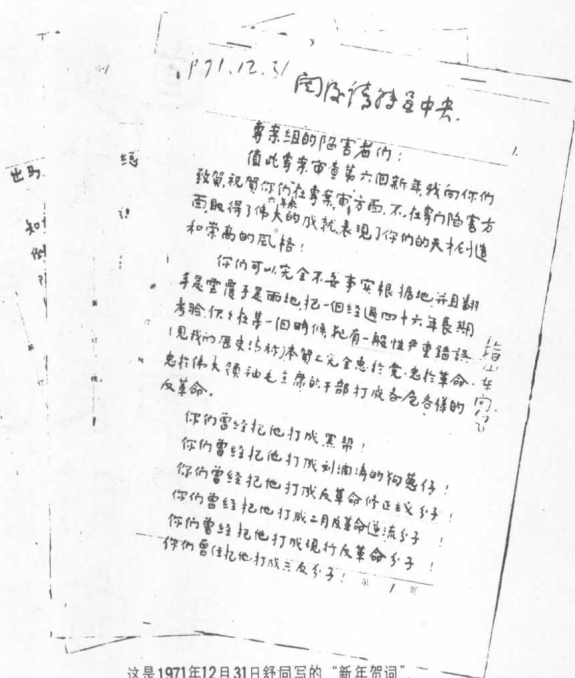
舒同在写字



舒同创造的“七分半”，人称“舒体”。



这是舒同为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写的横幅



这是1971年12月31日舒同写的“新年贺词”。

序

舒同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书法大家，同时又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杰出成就，与他书法艺术的高深造诣齐名，对此，好些小读者大概还不十分清楚。

从1926年舒同担任党的县委书记以来，在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由地方到军队，由军队到地方，几进几出，担任过党、政、军多种领导职务。现在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和革命实践中，浴血沙场，转战南北，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为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作出了历史贡献。

1981年，舒同当选为新中国第一届书法家协会主席之后，竭尽全力为繁荣祖国的书法艺术奔走呼号，使书法这个古老的艺术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扬光大，绽开出多姿多彩的绚丽新花。与此同时，这位从二十年代始就在乡间闻名，三十年代写遍大江南北，四五十年代形成独特风格的“舒体”书法的大名家，也随着书法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数以万计的书艺珍品，进一步完善了“舒体”书法的尖端——“七分半”（即熔楷、行、草、隶、篆各体，取颜鲁

公、柳公权、何绍基各家之长于一炉的新的艺术成就)，攀上了书法艺术的高峰之巅。他以书法这个特殊的艺术手段，为党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努力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书法家之间的友谊，谱写了书法艺术繁荣的新篇章，受到国内外书法界的称道。

《舒同的脚印》是一本传记体故事书，它包括了舒同六十年墨海生涯和半个多世纪革命经历中的许多趣闻轶事。少年儿童从中可以受到传统教育和思想、艺术教育。

作者

目 录

序.....	1
启蒙塾师梁翹.....	1
拔贡先生的喜悦.....	5
“兵差办事处”风波.....	12
首战东乡城.....	17
含山墨客.....	23
神秘的少尉.....	30
横扫七百里.....	35
战地黄花.....	40
艰难的历程.....	44
千里征战.....	50
一千个日日夜夜.....	55
再见,延安!	60
特殊的战斗.....	64
齐鲁足迹.....	69
千佛抢砚.....	74
嬉墨之祸.....	78

中国的希望·····	83
狱中墨缘·····	88
“新年贺词”·····	91
生死攸关的发现·····	95
否定之否定·····	98
墨海求索·····	101
古树新花·····	105
美的呼唤·····	110
墨铸情谊万古青·····	113
作者附记·····	119

启蒙塾师梁翹

1910年的一天，江西省东乡县城的私塾先生梁翹，收下一位贫民家庭的学生，名叫老仗(nú)。他年龄快满五周岁，身材矮小，体质瘦弱，溜圆溜圆的脸蛋上挂着一对格外逗人的小眼睛。梁先生风趣地说：“你不能叫老仗了，上学得有个学名，你姓舒，就叫舒同吧！回头我跟你爸爸说说。”

梁先生和舒同的长辈是比较熟悉的。他父亲舒仁兴，是乡间挑剃头担子的“人下人”；母亲乐洋红，是深明事理的农村妇女。他们和旧中国千千万万的劳苦百姓一样，家境十分贫寒。俩人婚后由农村迁入县城时，全部家当只有一套陈旧的理发工具和一条围帕。为了活计，舒仁兴改行经营十字街口的一爿(pán)小饭馆。农闲时，务农的妻子帮忙招待食客，干些倒茶送水、端饭上菜、打扫卫生之类的活儿；农忙季节，饭馆歇业，夫妻共同收、种县城南门外的几分薄地。尽管他们一年到头忙碌奔波，还是常常不得温饱。

“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那时，常来光顾这个贫困家庭的，只有阎王般的债主……。

梁先生同情舒仁兴的家境，也关心着舒同的成长。一天，他和舒同的父母谈起这个问题。父亲说：“男儿百艺可

随身，学点手艺，什么时候也不愁吃穿。”母亲偏不信他这一套，说：“你不是多少懂点手艺嘛！常年替‘老倌’剃头、洗头、刮胡子，没日没夜地走村串户，腿都跑细了，日子却过得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为啥？手艺不到家吗？不是！不勤快吗？也不是。五乡四邻做手艺的人都和我们一样，过着穷日子，苦日子。说明你那点手艺救不了这个家，想混碗饭吃难哪！等伢子长大了，做个啥子事我不管，但决不能象你一样瞎闯荡。要下决心让他学文化，做学问。我们这一代没有条件坐学堂，我们的伢子可不能当睁眼瞎子。我就是做乞丐，讨饭吃，也要好好供伢子读书，让他有本事为穷人争

气！”梁先生不住地点头称是。这位知书识礼、远近闻名的秀才，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妇女感动了。不久，梁先生便成了舒同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舒同步入私塾课堂时，在旧中国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旧的教育思想依



然根深蒂固。梁先生对他的启蒙教育，也不能不带有旧的封建意识。开始，他教舒同拜孔夫子，读四书五经；后来，涉及经文、子集、诗、词、歌、赋之类，为他日后学好文科打下基础。几乎是同时，梁先生对舒同作了早期书法教育。可能是梁先生本人喜爱书法、喜欢颜真卿、何绍基的缘故，他首先传给舒同的，也是颜真卿和何绍基的书法艺术。他详尽和通俗地讲解了什么叫书法和书法艺术，为什么要学习书法之类的基本常识；也讲了颜、何书法的基本笔划和一般写法，结构规划和配合法等等。这时，他并没有发现舒同有什么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只是同其他学生一样，先学执笔的姿势、运笔的方法，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描红仿写，临习字帖，一笔一画地练习，一步一步地深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梁先生终于发现舒同与其他学生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学习的刻苦性和战胜困难的顽强性。舒同特制的“文房四宝”，就是梁先生首先发现的。

一天，梁先生拿了件穿得发白的旧衣服找人洗染，在染房，他发现自己的学生舒同捧着一个瓦罐站在染衣师傅身后。他心里好生纳闷，便蹲在一边察看究竟。当染衣师傅端起染罐倒废染料时，舒同连忙用瓦罐去接，装了满满一罐。梁先生不解其谜，便跟在舒同身后一直到他家里。舒同看见老师，连忙给先生搬凳子让坐。梁先生问：“你要废染料干什么？”舒同答道：“先生，这是我的代用墨水。”接着他指着一堆红色粉石和野生黄果，向先生介绍了各自的用场，他说：“红粉石是河里捡来的，用它和水在砚台上磨几下，

就可以当‘红墨水’用了；这瓶是‘黄墨水’，把野生黄果砸碎加水泡成的，经过过滤就可以用了。”梁先生明白了，他十分高兴地和自己的学生开玩笑说：“人家是白纸黑字，你这是彩色书法啊！”舒同笑着答道：“先生说的是。现在纸张贵，家里又穷，我就用干芭蕉叶代替。我爸爸给我买过一些马粪纸，我也想了办法节省着用。头遍用清水写，干了后写黄的、红的，最后用废染料水。这样七写八画，真有点‘彩色书法’的味道。”梁先生开怀大笑，舒同也笑了。他们笑得那样开心，那样舒畅。梁先生情不自禁地拿起毛笔，也写了一篇“彩色书法”。哟！他定神一看，原来这笔也是自己制造：黄麻丝装入竹管，外面用铁丝固定。尽管粗糙得几乎没有笔锋，但还可以勉强代用。梁先生又是一阵大笑，连连说：“这是特制的‘文房四宝’！”

舒同在这艰苦的条件下乘舟扬帆，开始了漫长的墨海生涯。读私塾期间，舒同完成了临习颜真卿、何绍基、柳公权等名家法帖的课程（主要是楷书），初步掌握了书法艺术的一般常识，并对汉字的结构和分布章法有了初步的接触，成了私塾同学中擅长写诗作文、钻研书法的佼佼者。

拔贡先生的喜悦

1917年春，十二岁的舒同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乡县尚志学校。

这所座落在县城文庙内的私立学校，是穷人子弟投学的首选目标。这不仅因为它具备一般学校的教学条件，有一位饱读诗书、颇负众望的校长李宗唐；而且教师授课认真，能保证教学质量，还比县立学校收费低廉。所以许多家长都以自己的子弟能就读尚志学校为幸。舒同的父母也不例外，因为全县这个人人都想就读的学校中，有他们的独生子“老伙”的一席学位。

在教育事业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学堂里的穷苦孩子少得可怜！尚志学校五六十名学生中，舒同的家境较为贫寒，但他却最勤奋好学。老师白天讲授当时统一颁发的教材，晚上自习时间还讲解古文、诗词，舒同总是每课必到，出色地完成作业。他和同班同学乐雪猷（yóu），还在老师指导下切磋学术，互相问难，共同进步。每次考试成绩，他们都名列前茅。与此同时，舒同对书法艺术的学习和探索也有长足进步。

十四岁时舒同便因擅长写颜体字小有乡誉。有一次，县城

一位拔贡先生六十大寿，派人邀舒同为他写匾祝寿。他的父亲舒仁兴是个厚道人，硬是以为人家在和他开玩笑。他一面给来人让坐、沏茶，一面津津有味地介绍他那套写着“玉壶冰心”四个字、并画有水仙花图案的景德镇茶具。常说“客随主便”，一点不假，来人也就附和着他漫无边际地聊起小饭馆的生意来了。茶过三巡，舒仁兴只字不提写匾的事，来人便有点急了。

“老倌，拔贡先生等着伢子挥毫泼墨哩！”

“都是老熟人了，你还跟我开什么玩笑啊！”舒仁兴说。

“哪个跟你说笑话来着！是真的。”

“真的？……”

舒仁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知道，这个拔贡先生是个大秀才。从清朝开始选拔贡以来，每隔十二年才进行一次，由朝庭礼部负责考试。成绩优异的还要在京城保和殿由皇帝复试，考取一、二等的，便可以委任七品官（县官）以上的要职。这种人不说凤毛麟角，也是九牛一毛，够吓人的了。舒仁兴还是不敢答应来人的请求。

“叫伢子给拔贡先生写匾，岂不象关公门前耍大刀……”

舒仁兴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老伴乐洋红似乎听得有点腻了，连忙接过话茬，很不耐烦地说：

“你罗嗦个啥子哩！拔贡先生又怎么样？他自己做生日，总不能自己写匾给自己祝寿！那样，不就闹笑话了。”

乐洋红一把拉过站在旁边的舒同，接着说：

“伢子，不要怕，写它个十张八张的，叫拔贡先生高兴高兴。”

舒仁兴笑了：“你都胡说些什么呀？寿匾哪能写十个八个，只能写一个。”

乐洋红的脸顿时红了起来，和来人一起格格地笑个不停。

来说：“走吧！拔贡先生早就拉开架势，把大红纸都铺好了。”

舒同心里很愿意写，可是又耽心自己个子小，怕够不着写字台。就问：

“他那个写字台高吗？”

来人一听，又笑了起来：

“没事，早给你预备好了。”

舒同来到拔贡先生家里，被当成上宾，众人夸奖赞叹之语此起彼伏，拔贡先生亦亲自给舒同研墨折纸。舒同来到写字台前，



刚好高出一个脑袋。他仔细一看，旁边早已准备了一个小板凳，便移了个适中的位置，站了上去。试一下，正好，完全能够施展他的书法技艺。只见他手握如拳斗笔，略加思索，便挥洒开来。片刻，“如松柏茂”四个大字跃然纸上。拔贡先生左右端详，远近察看，连声啧啧称赞说：“字体刚健雄厚，大气磅礴，有开阔跌宕（dàng）的气概。”从此，请他写字的人逐渐增多，逢年过节，远近乡亲到家求写对联者源源不断。同窗学友无不投以羡慕的目光。

1919年，饱受凌辱、啼饥号寒的中华大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它象一声惊天动地的春雷，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也在舒同的心灵深处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他在考虑着东乡县这个穷乡僻壤的文教革新，并常常和志同道合的同学讨论研究这个问题。除乐雪猷外，乐庭玉、姜性和、上官佐、危廷杰、胡性刚等人，也都在舒同的带动下，成为尚志学校的一群时兴人物和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者。这时，舒同迫切需要一个交流思想的组织来扩大政治影响，推动东乡的各项革新。1922年上半年，舒同毕业前夕，由他和乐雪猷等人发起，成立了一个以研究学问、联络感情、推动革新为宗旨的“金兰同学社”。它的成员后来都在大革命时期成为东乡县的革命中坚或骨干力量。夏天，舒同与“金兰同学社”成员投入了紧张的高考准备。

他们协商的第一志愿，是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五年制）。毫无疑问，这些热血青年不愿拆散刚刚成立的“金兰同学社”，也不愿意离开自己诚挚的学友。更重要的是，